











親愛的朋友

孫綺芬戲投

寄來底兩封信。我都收到了。你說甚麼。程濟英女史同陳愛娜女史。是我底同學。這真叫我無頭緒。我實在不認識他們。或者他們倆與你見過面。看見你與我的通信。說是認識我麼。但是我有個朋友。姓程名濟然。他現在在南京去。我想決不騙你。你說是「弟非類過人然敢竊料」你來騙誰。明明是有告訴你的罷。不過你不要上別人的當纔好。

大凡一個男子。同女子做朋友。只有底倒。旁的不講。就像你底信說。『親朋友何必。須知弟非色鬼。』以女子學識超羣。淹貫中西。如是男子不妨見告。『一個女子。不知這樣的不幸。未知你親朋友。承你不棄。說是「文字相交」。男女是平等。你說。『弟非色鬼』。我同你親朋友。豈是拿色來騙你嗎。其實你又何曾曉得我是有無色呢。或者我是個八十歲的老媽子。醜得像母夜叉。難道就不準我和你通信嗎。通通信。就是拿色來迷你嗎。你說你不是色鬼。我騙請你是色鬼。哈哈。一話說得太爽直了。請你原諒我罷。

你疑我是男子。就不肯將照片寄下。這就是你不信任我。你說前天到實記去拍去了。好。我在等十天看。若是再不寄下。我敢定你一個罪名。『欺騙女子』。



雙夫記

謝不敏

鴻述聽了這話。不覺大大的奇怪起來了。和他敘談了片時。總以自己清貧。沒有鴻福爲言。後來實在被逼迫不過。所以就勉強應命了。到了次日。梅芳就將身邊的什麼珍珠鑽石之類。一起換了。和他正式結婚了。將所餘的錢。就在附近城裏。開了一月小小的舖子。好好積蓄起來。居然在城裏要算數一數二的大舖面了。至於李鴻述和他母親的得意。自然不待說了。

長庚離了他的妻子。不覺已有五六年了。家下的產業。早已用得乾乾淨淨了。從前闊綽的朋友。也沒有一個來顧問了。不得已。只好傍人門戶。去呼老爺太太。可是同鄉的富戶。見他如此浪用。也沒有一個肯憐恤他。所以他想在鄉間坐以待死。不如到鄉裏去討飯吃。延長些性命。

他到城裏兩三天後。忽然到一家綢緞舖裏。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。捧着一碗飯。給他。長庚仔細一認。彷彿從前的梅芳。想要問他。他是不敢。所以接了飯。就往前面去了。梅芳因爲同他間別了五六年。並且又不是從前的樣子了。加之門前乞巧。結釋不絕。那裏注意他是他的丈夫呢。然而長庚離則去了。他的心裏。總是有點疑惑。所以不幾分鐘。仍舊跑到綢緞舖門口去了。恰巧又被梅芳瞧見。就說道。『剛才給你一碗飯。現在還在口裏。你又來了。真是太不知趣了。』長庚聽了這話。看他的面貌。簡直一點不差。便吞吞吐吐的說道。『小姐呀。我長庚現在已……』梅芳聽得長庚二字。不覺大吃一驚。忙問道。『你現在已這樣了麼。』說罷。就進裏面去了。又捧着一碗飯出來。輕輕地對他說。『飯下二個金戒指。你趕緊去換了。做兩件衣服。再到我這裏來。說是我的弟弟就是。』長庚接了很歡喜的辨衣裳去了。(未完)



記一個頑皮小學生

仇栗海

黃和順是一個最頑皮的小學生。一天到晚。雖在學校裏念書。其實他的心。沒有一刻鐘分在書上用功。不是與人鬧嘴打架。便是想出種種不規則的遊戲來。可是他的心機靈巧。口齒伶俐。對於頑皮一方面。總不會惹人發怒的。所以一般同學。雖然怕他兇狠。心裏却很是佩服。有的竟百般奉承。當他是遊戲的神聖一般。和順此時。非常榮耀。胆子也越發大了。書也越不想念了。他的先生。雖稱嚴禁。實亦豈子難以教訓。不過記過簿上加些分數罷了。

和順用起錢來。更是闊綽。無論看見什麼玩具食品。都要買到手的。但是他的父親。最是吝嗇。總沒有錢與他。不過他母親。是從小疼慣。曉得他沒有錢用。便把自己用度。百般節省。省下來給他父親。也不被他父親知道。他父親在鼓裏。還以為他兒子不會浪費的。

他母親雖是天天給他一二角錢。但是仍舊不敷用。一天到晚。上放學回來。對他母親道。今天小學



傷心史

厭世

一日。僕方披大刷新之小說日報

正在神往之間。不意家兄菊痴。自外奔入。謂僕曰。刻頃老友陳子克達君來謁。寒暄已畢。謂余述一悲慘事。令人聞之。不能不爲之淚下。妹欲聞乎。余述之曰。諸。試一述之。果能令人動感者。當以香煙爲勞。若信口雌黃。必罪兄十日不得外出。菊痴曰。妹既欲聞。何必喋喋不休。晚燈燃矣。晚餐將至。乘未餐之先。俾兄述之。不亦佳耶。僕乃不達所言。

上月某日。余方燕居無聊。二三友人。忽然過我。促膝長談。欲余所購之狐狗狸爲戲。余乃取出置案頭。以雙手撫之。俄而筆忽自動。字作簪花格書。云來者王盼。余女子也。遇人不淑。遺恨九原。含冤莫伸。幸遇明達如公等。敬以已往傷心事跡。爲公等告。兄在十七之年。正是待字時。偶有江陵陳生。少年翩翩。美如冠玉。爲當地某師長記室。一見僕。兩心相印。便定白髮之盟。好日不長。歲月難再。郎情妾意。如綿似漆。不圖歡娛未滿。愁哀并至。蓋薄倖郎別春新。終日不返。偶遇詰之。則以乃公自由。何汝錯也。一日。極與之口角。乃掉首而去。不復來歸。妾乃鬱鬱致死。倍城正十年



說捧角家

沈蜀苑

捧一個伶人。豈易容易。自己非











